

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以色列]约拉姗·坎纽克/著

○沈志红/高穗/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90231015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以色列]约拉姆·坎纽克 / 著

○沈志红 / 高穗 / 译



SB A65 / 91

I382.4
1003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园之花——我的舅妈施劳姆津/[以色列]约拉娜·坎纽克著;
沈志红,高穗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6-3

I. 墓… II. ①约… ②沈… ③高… III.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135 号

(本书原著版权归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有)

书 名:墓园之花 ——我的舅妈施劳姆津

[以色列]约拉娜·坎纽克 著

作 者:沈志红 高穗 译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5.875

字 数:13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00 元

ISBN 7-80647-236-3/I·168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1967年“六日战争”到1982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年7月30日于北京新华园

第一章

内海米亚舅舅去世那天，天气很热。就连那些曾经见过罗斯切尔德男爵在里肖停留的老人们都坚持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的天气。人群从四面八方乘着小汽车和巴士赶来，车后面卷起一阵浓密的尘土，与摇着钱罐的乞丐混合在一起。人们缓慢的姿态仿佛凝固了一般。内海米亚的老伙伴们念及他们年轻时的友情，来的时候都穿着醒目的礼服，打着领带。他们的衣服隐约有些透明，仿佛显露出身体中自负的灵魂。他们沿着泛着微光的碎石子路走着，希望能够领悟自己身上的渴望与绝望。衣着考究的白发妇人们戴着抢眼的阔边夏帽，一边战战兢兢地往前移动着身体，一边朝乞丐的罐子里塞着硬币。她们仿佛是用烧焦的黄土和香槟酒做成的一般，用测量好的步子朝着庇荫的地方移动，看上去像是飘浮在热浪里。

我们在远处就可以看见施劳姆津大舅妈。她身着一袭光彩照人的黑色礼服，就像一只黑色的乌鸦那么漂亮。给施劳姆津大舅妈做了四十年衣服的老维索夫斯基太太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一边从挎包里抽出一块淡粉色的手绢，擦着鼻子，一边用一种平滑的、如水晶般透明的声音对我说：阿米那达夫，连眼泪都融化了。真是没用……我们就像一些从剪报本上剪下来的碎纸片，连模样都看不清了。看看我们这辉煌的一代，还剩下些什

么。我们的眼泪都融化在热浪里。

乞丐们用空洞的声音喊着：施舍可以补偿死亡，施舍可以补偿死亡。疲惫的鸟儿在空中盘旋，随后就消失了。一具尸体被人从停尸房中抬出来，后面跟着一群穿黑衣的男男女女，火一般酷热的广场上充塞了他们的恸哭声。施劳姆津大舅妈仍然那样光彩照人地站在那里，带着有节制的愤怒看着那些哀号的女人们。她转过身，对小施劳姆津妈妈说：那个人本来可以支撑到明天再死的，可是这些家伙们都等不及了。人们总是这样差劲儿！

维索夫斯基太太叹了口气，对我说：她穿着我缝的那件衣服是不是很美？她前几周到我这儿试了三次衣服。在她死之前，她会先到墓地里，躺在地上，把坟墓的尺寸量好。她喜欢完整的東西，但她却把人们拆散、打碎。让她满意可真难啊。她来了一次又一次，直到衣服完全合适为止。她的体型做衣服很难。

在一张破板凳旁有一株正在开花的无花果树，人们拥挤在树荫下，朝施劳姆津大舅妈站的方向望着。我想，那个从“快乐巴黎沙龙”来的女裁缝维索夫斯基太太一边在她的心里盘算着谁该留下，而谁该走，一边在向我暗示，施劳姆津大舅妈为了这一刻已经处心积虑地做了准备。她的话音中有一丝恼怒，但又似乎是崇拜。除了小施劳姆津妈妈之外，她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还能和施劳姆津大舅妈保持良好的关系。卡比洛维茨一家挤在一起，面色苍白，穿着在柜橱里锁了二十年的贵重衣服。他们说：她在痛苦中却仿佛胜利了一般；她理解死亡……我们的施劳姆津。

等到那些哀哭的女人们一离开，施劳姆津大舅妈便转向那些穿黑衣服的流浪汉，他们原本正挤在一株爬墙虎的树荫下，吮着冰镇汽水。她一点儿也没有讨价还价。她平生第一次同意照价付钱。作为报偿，他们将为内海米亚舅舅祈祷。价值二十块

钱的祈祷。不是十块,也不是十五块……热烈的祷告,祷告词中上帝的名字要清楚地念出来。他们全都来到停尸间,然后在施劳姆津大舅妈的示意下,朝墓地走去。热浪如石头般沉重,令人感到压抑。施劳姆津大舅妈的额头上见不到一滴汗珠。她望着丈夫的遗体,只差一个月,他们结婚就满四十年了。他们的婚姻异常美满。即使周围是一片悲伤,她丈夫的遗体此时却仿佛沐浴在一片突如其来的光亮之下。她用眼睛估算着来了多少人;她的目光越过内海米亚的遗体,把人们重新排列着,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堆积起层层仇恨。她点着人数,略去小孩子,却着重数着那些没来的人。她清点着所有老特拉维夫人,在心中减去那些已死的人。当她意识到老施姆洛维奇已经去世了,就葬在附近,因而无法出席葬礼的时候,她的心中很漠然。不管怎么说,她不能完全原谅他。她继续数着那些虽没有去世却没到场的人,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混合着敌意埋在心里,同时也在心中掂量着自己有多么美丽,在这方面她毫不畏惧,丝毫没有任何妥协与疑问。她的美貌和那身考究的衣裙如此相配,与她面前这群被热浪煎熬得又疲倦又痛苦的人们相比,她的美貌显得那么突出。流浪汉们用价值二十块钱的声音祷告着,两个地位显赫的老人由于在内海米亚年轻时与他相识,因此也随着念了几句。

强烈的渴望停留在空气中。声名显赫的男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也曾是孩子。树梢垂到地面。树根却朝空中飞扬,猛烈地扫过人群,朝着充满炮火和希望的年代飞去。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瘦男人穿着敞怀衬衫,谈论着内海米亚在科学方面的前沿地位。每个人都在猜想:这个人是谁?一个有希望的遗产继承人……或者是施劳姆津大舅妈给了大学一大笔钱,才换得了这番演说?

他似乎游离于这些老人之外,很可能无法体会他们身上的

消沉。他说，内海米亚天性中既有对事物的好奇心又有一种纯真，这正是产生艺术家、圣徒、科学家和伟大的罪人的特质。他谈到生物的染色体和真菌。施劳姆津大舅妈没有在听。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一伙脆弱又满布伤痕的人们。我注意到凯齐亚刚刚停止了哭泣，正擦着额头上的汗，悄悄地朝她丈夫的墓地走去。她手里拿着一个花圈，在坟墓之间显得焦躁不安。在远处，施劳姆津舅妈带着明显的敌意看着凯齐亚。鸟儿再一次在头顶上盘旋，周围是充满着死亡和威胁的寂静。热空气压在我们身上，浓重而苦涩。一架飞机缓缓掠过天空，一度打破了寂静，但随即寂静又占了上风。飞机投下一个黄色的阴影。灯光——或者说是光柱——像剑一般刺破天空。杰尼彻维茨大夫说：可怜的施劳姆津。内海米亚走了，他走得太快了。我们到这里来得太经常了。我们把这些一度曾经像我们一样美丽的孩子们留在身后，他们已经疲倦，躺在冰冷的泥土里。这是一种惩罚。他冲着内海米亚说着。施劳姆津大舅妈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因为并没有人要求他说话，可他依然说着……他发自内心地说着，向所有在场的人说着；他们现在正挤做一团，彼此依靠着，渴望着突然到来的亲密感。他说：亲爱的内海米亚，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们是被荒废了的一代。看看我们曾经希望过的、梦想过的东西，再看看现实。我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了！你，内海米亚，有过很多成就；你甚至还恋爱过。我们原谅你了吗？我们理解你吗？在你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持过你吗？我熟悉很多梦想，也熟悉很多已死的人。我还认识多少活着的人呢？

施劳姆津大舅妈的身影中蕴涵着经过掩饰的责备。我想：她仍然在考虑是否应该由我来祈祷。她的儿子不在。她一直等到差一刻四点。所有从纽约来的航班都已经到达了。她在机场

过的夜。在电报里他曾说，他会尽量来的。她不肯给我们看那份电报。我猜他在电报里都结巴。我表兄不敢来。不过她依然不肯让我这样的人来念祈祷。她曾经告诉小施劳姆津妈妈：如果他这么想祈祷，让他冲着自己父亲说好了！妈妈说：可是纳夫塔里还活着呀！施劳姆津大舅妈回答：活着，还能活多久呢？阿米那达夫的祈祷对纳夫塔里很合适，对内海米亚却不行。内海米亚应该得到只有国王才能有的祈祷，不过为了他，我宁愿勉强让我那该死的儿子来念祈祷；可他却不肯赏脸，他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她一度很兴奋，但很快又恢复了她那有节制的哀伤。这表情对她很合适。

施劳米特婶婶说：她选择了这样一个天气！她想看着人们受苦。人们开始散去，他们的眼睛被眼泪和热浪刺得发疼。凯齐亚仍站在她丈夫的墓地旁边，从一朵凋谢的红花上撕扯着花瓣。这个半透明的老妇人对她已死的老伴儿念叨着：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施劳姆津舅妈几乎跪下。她看着凯齐亚，走过去，仿佛要拥抱她。然后她转向我们，吼道：谁爱了？什么爱？内海米亚已经不在，谁能去爱凯齐亚呢？她靠在妈妈和我身上，缓缓移动着。卡比洛维茨夫妇说：多么伟大的爱！她那光彩照人的身影在某一时刻变得模糊起来，甚至要瓦解。我说：施劳姆津舅妈，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她回头望着空旷的墓地，在那里，逝去的岁月一层层地堆积，一排排的人正踏在内海米亚的坟墓上，顽固地从他那里窃走了另一个瞬间。对他们眼中显而易见的痛苦和渴望，她并没有注意。她看见了她的敌人。她说：他们还活着，而他却死。她揩去了一滴眼泪，这滴眼泪在那一个特殊的时刻出现，然后就消失了。她又说：他们在意吗？他们什么也不在意。他们在乎内海米亚吗？他们原以为天气会很好，会有一场盛会，而我

就可以原谅他们。他们带来多少花？全是些旧花，从其他坟墓旁拿来的。阿东斯基去世的时候，身上盖的不都是特拉维夫墓地中的花吗？

小施劳姆津妈妈和我都没有回答。她爬进阿米胡德·米尔奎特的车子，嚷道：他们现在可以笑了，戴着小玩意儿，住着我的钱买的房子。可是内海米亚却要呆在这儿。说完她的车便开走了。

一群如大人般的孩子看着她离去。他们每个人都在找庇荫的地方。他们面色苍白，疲倦，在热浪的驱使下朝汽车、出租车、巴士跑去。广场上空无一人。

接下来是七天的举哀期。我们看着内海米亚的照片和勋章，几乎不说什么话。妈妈端上从自己家里拿来的咖啡。施劳姆津大舅妈说，他们不配喝她厨房里煮出来的咖啡。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不时地，她会取出内海米亚舅舅和她父亲阿东斯基的照片，这是他们绝对美貌的证明。

第二章

人们管她叫大施劳姆津，因为她比施劳姆津妈妈大四岁。小施劳姆津妈妈是内海米亚的妹妹，她的个子比施劳姆津大舅妈要矮。内海米亚死于1961年9月。他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施劳姆津大舅妈现在住在特拉维夫惟一的一所私人医院里。她的房间每个月的费用是一万二千里洛特。那些自认为能继承她财产的人们已经彼此结为盟友，他们各自守在不同的角落，他们的希望正在破灭，梦想正变得黯淡。他们彼此微笑着，那是一种彬彬有礼而又呆滞的微笑。他们的耐心正逐渐消失。他们用漠不关心的语调给小施劳姆津妈妈或者医院打着电话，竭力掩饰着他们那疯狂的企图心，希望能够探知施劳姆津舅妈确切的死期。

每天上午，就好像是巧合一样，他们中间某一个人就会来到某家银行，打探舅妈的经济状况。他们随便挑选城里几家银行中的任一所支行，然而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无法让他们放心。她的财务系统太过错综复杂，除了大脑日渐僵化的舅妈本人之外，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她现在有多少钱，过去有多少钱，将来还剩多少钱。她把资金投在公债、债券、储蓄存款，以及与美元挂钩的短期贷款上。那些似乎了解一些内情的人们说，巨额资金以多种神秘的货币形式保存着。

老练的律师们彼此打着电话,用愉快、但又微微颤抖的声音持续着冗长而轻松的谈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年轻时起便与施劳姆津相识。他们试图弄清楚自己的地位,他们想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大施劳姆津真正的代表,还是仅负责照顾她的一部分财产,抑或从来没有真正被委派照顾过她的任何财产。他们古旧的办公室中排列着书架,上面摆满了落着尘土的厚厚的法学著作。旧证书、本-古里安和英国高级专员的画像,以及与名人握手的照片将屋子遮蔽得黯淡无光。他们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试图用巧计挑出彼此的错误。他们头发花白,脸又皱又红。当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的目光斜睨过空洞的窗户,向被废弃的街道投去。他们的生命已经被抹去。现在和从前完全不同了。那些年轻机智的律师坐在其他街道中的新建的办公室里。老家伙们已经被人超过去了,他们最多不过是一些飞逝的影子,与那些驾着漂亮的赛车、冲劲十足的小伙子们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多么希望能留住一些他们年轻时旺盛的活力,他们那时的时光完全被施劳姆津和阿东斯基所占据,在我表哥名字的问题上他们曾争论不休。

施劳姆津舅妈认识很多律师。她这一辈子都在雇律师,雇了一个又一个。她偷偷摸摸地与那些现在已经上了岁数、但那时都很年轻卤莽的律师会面。她给他们签署秘密指示,写一些莫名其妙的神秘的命令。她写过五份自相矛盾的遗嘱,把它们存放在保险柜里。她把保险柜的一部分密码透露给她自己的律师所不认识的另外两位律师,而其中的重要部分则由一位年长的法官掌握,此人这些年来因慢性病而住在拉那那的医院里。很多年以前,当这位先生还年轻的时候,他碰巧有一次在雅法的柑橘园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采着花。这时他恰巧遇见施劳姆津从海边回来,法国军舰刚刚向德国人瓦格纳的工厂发射了五

枚炮弹，施劳姆津正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状态之中。

我心想：我要破译那份密码！想像一下，施劳姆津该会有多沮丧。法官也会惊奇，如果他还有能力惊奇的话：阿米那达夫？怎么会是他？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注定会死去。那些继承人也不知道。他想：她那时很幸福。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施劳姆津真是漂亮姑娘。他依然将不常见的花朵制成干花。架子上满是花……没有人可以赠送，于是花都碎了。他独自一人坐在轮椅里，微笑着：这么多密码。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她真是了不得的女人！还有那些信件的副本，其中只有某些能看清楚，其余的则令人莫名其妙。但如果把片段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看清楚了。这些东西有的留在小施劳姆津妈妈那儿，有的在她住在芝加哥的哥哥手中。更甭提那些不知名的代理人，他们整个晚上忙碌着，到了第二天早晨又要迎接新一轮的指示。

施劳姆津并不为她房间一个月一万二千里洛特的价格感到后悔。生命在过滤到她身上的时候被仇恨中和掉了。她看着我妈妈柔和的面庞，看着焦急的护士、树木、窗户，以及建筑在属于她父亲阿东斯基的土地上的房屋的屋顶。这块地在出售的时候价钱非常昂贵。

由于对自己所度过的一生感到失望，医院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对施劳姆津大舅妈很有吸引力。她今年六十七岁。她坚持认为医生爱上了她，虽然她并没有理由这样认为。用她的话来说：那个迷人又聪明的年轻人正为我“神魂颠倒”呢。施劳米特婶婶每天从一个护士那里得到报告，她以所有试图接近施劳姆津大舅妈的人所特有的语调说：舅妈不可能看到医生的“神魂”。因为：第一，她的视力不太好；第二，年轻医生在为上了年纪的女病人检查的时候总是心神不定。